

孤本《萬曲合選》初考

肖伊緋

內容提要：通過對新近發現的《新鐫南北時尚樂府雅調萬曲合選》的考察，對現存《萬家合錦》、《千家合錦》、《萬家錦》等一系列明末清初戲曲選本的整理、比較、辨析，釐清和修正《萬曲合選》版本源流、成書年代、刊本命名等相關問題，並以此為前提，初步考證“英臺自歎”、“清風亭遇子”等戲曲劇本的著者、本事、聲腔衍變等。通過上述梳理與考證，為明末清初以崑腔為“雅調”的主流戲曲藝術向其他聲腔所謂“俗曲”的流變提供基本佐證。

關鍵詞：萬曲合選 萬家合錦 萬家錦 千家合錦 雅調 俗曲

近日，成都某藏家出示一冊《萬曲合選》，國內外公立圖書館機構及私人藏書目錄均未見著錄，堪稱孤本。現將筆者瞭解到的基本情況，簡述如下：

《萬曲合選》，頁長22.3厘米，寬12.7厘米；雙魚尾，白口單綫，竹紙綫裝；半葉12行，行25字，大小字通行，楷體寫刻；目錄框分兩欄，上欄繡像。牌記頁缺損，僅留有“新鐫時尚樂府新聲”字樣；目錄頁首行題名“新鐫樂府時曲千家錦”，正文頁首行題名“新鐫南北時尚樂府雅調萬曲合選”。

一、命名考

關於此書的命名問題，由於牌記缺損，只能參照目錄頁首行和正文頁首行題名來作辨析。由於目錄頁首行題名為“新鐫樂府時曲千家錦”，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千家合錦》（以下簡稱《千家》）；正文頁首行題名為“新鐫南北時尚樂府雅調萬曲合選”，則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萬家合錦》（以下簡稱《萬家》）。

《千家》、《萬家》作為日本雙紅堂文庫藏戲曲善本之一，早已為曲學界所熟知。20世紀80年代，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善本戲曲叢刊”（第四輯第五十七冊）曾將《千家》與《萬家》影印，合輯一冊。通過比勘，筆者發現，《千家》與《萬家》無論從內容和版式上都與《萬曲合選》不同，在命名上只能依照正文首頁題名，簡稱為《萬曲合選》，方不易引起混淆與誤認（學界有《萬家合錦》全稱即為“新鐫南北時尚樂府雅調萬曲合選”的說法，此書出現，此種說法不再成立）。

從刊刻版式上看，《萬曲合選》與《千家》、《萬家》無論是在每葉行數、字數、字體上均有顯著區別，且目錄頁分兩欄，上欄有版畫，這是《千家》、《萬家》都沒有的。從輯選容量上看，《千家》、《萬家》各輯選10齣傳奇戲文，而《萬曲合選》共輯

選28齣傳奇戲文，容量上大大超出二者。從輯選內容上看，《萬曲合選》內容更為豐富，並不局限於崑腔傳奇，而是廣涉青陽、弋陽，甚至秦腔、亂彈之祖本戲文皆有收錄。

縱觀《萬曲合選》全本，其輯選思路當不同於文人雅集的那種案頭點綴，更重視也更傾向於搜集和整理當時最為流行於舞臺表演的那部分戲曲。因而正如其題名“新鐫南北時尚樂府雅調萬曲合選”一樣，南北時尚流行的劇碼均大肆搜羅，並不僅僅局限於所謂的“雅調”崑腔一系，青陽腔、弋陽腔，甚至秦腔、皮黃皆有收錄。如所輯的“英臺自歎”屬青陽腔、“敬德洗馬”屬秦腔、“楊妃醉酒”屬皮黃等等。從輯選內容整體風格上看，更重“俗”樂而不重“雅”趣。大量輯選歷史英雄戲，如“雲長訓子”、“夜奔梁山”、“敬德洗馬”、“獨行千里”、“張飛祭馬”、“月下追賢”等，均聲腔雄烈，剛猛震撼。大量輯選風情世態戲，如“玉蓮投江”、“安安思母”、“慧娘鬼辯”、“磨房相會”、“逼妻賣釵”、“安安送米”、“楊妃醉酒”等，皆刻畫世相，令人警醒。所有這些大量輯選的戲文，無論從聲腔譜系，還是內容形式，都近於俗而背於雅，絕非案頭山水、筆下風流的純文人審美觀所能統轄。從這個角度上看，《萬曲合選》存留了大量貨真價實、晚明以來流行於坊間臺上的演出性質的各聲腔體系劇本的寶貴資料，稱之為“萬曲合選”較為妥洽。

二、成書年代考

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千家》和《萬家》無疑與《萬曲合選》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千家》、《萬家》據考，均成書於清乾隆時期，《萬曲合選》是否成書於同一時期，亟待考證。

《千家》與《萬家》的牌記頁左下角均印有“姑蘇王君甫梓行”字樣，而右上角所印為“時尚小曲”；從《萬曲合選》的牌記殘頁來看，僅存有右上角“新編時尚樂府新聲”，卻與《萬家》的目錄頁首行題名相一致。《萬曲合選》的目錄頁首行題名為“新鐫樂府時尚千家錦”，卻與《千家》的目錄頁首行題名基本相同，僅一字之差（《千家》目錄頁首行題名為“新鐫時尚樂府千家合錦”）。似乎可以據此判定，要麼《萬曲合選》是二者的合編本，要麼二者為《萬曲合選》分拆而成。

可是，《萬曲合選》輯選戲文達28齣，超過《千家》、《萬家》20齣之總和。是否可以據此認為，二者合編之後續有增補以成書？此說若成立，則需《萬曲合選》輯選內容與《千家》、《萬家》二者內容基本一致。現列舉三書目錄如下，備考。

《萬曲合選》目錄：

卷上

英臺自歎 同窗記（原缺，據內文補）

紅娘寄柬 西廂記（原缺，據內文補）

伯皆思鄉 琵琶記（原缺，據內文補）

慧娘鬼辯 紅梅記（原缺，據內文補）

夜奔梁山 寶劍記 (原缺, 據內文補)
磨房相會 白兔記 (原缺, 據內文補)
敬德洗馬 金鋼記 (原缺, 據內文補)

楊妃醉酒 磨塵鑒 (原缺, 據內文補)
雲長訓子 桃園記

玉蓮投江 荆釵記
負劍西遊 金印記
雪擁藍關 昇仙記

安安思母 羅鯉記
朝來獻策 紅拂記
卷下

平章遊湖 紅梅記
官花報喜 綵樓記
清風亭遇 學書記

月下追賢 千金記
三思遇妖 望雲記
三思斬妖 望雲記

逼妻賣奴 金印記
日紅托夢 葵花記
執詩求合 玉簪記

安安送米 羅鯉記
獨行千里 古城記
張飛祭馬 連環記

伯皆賞荷 琵琶記
照捷新詞 玉盒記

《千家》目錄 (不分卷):
百花點將 百花記
逼妻賣奴 金印記

敬德洗馬 金鋼記
十朋祭江 荆釵記
林冲上山 寶劍記

齊常鬧會 西廂記
高賞三軍 金貂記
妙常拜月 玉簪記

馮商歎銀 四德記
仗劍渡江 紅拂記

《萬家》目錄（不分卷）：

八仙慶壽 長生記
夫妻祭竈 綵樓記
繡房議親 荆釵記
伯皆思鄉 琵琶記
四喜四愛 紅葉記
敬德牧羊 金貂記
龍生解謎 蕉帕記
聖力降魔 晏花記
古城相會 三國記
朝來獻策 紅拂記

三個目錄一對比，契合度不過十分之二三。因此，無論是合編說，還是分拆說，皆無法成立。據說還有一種清初奎璧齋刻本的《新鐫南北時尚樂府雅調萬曲合選》（一名《新鐫樂府時曲萬家錦》），於題名上頗接近，可能與此書出自同一母版，但由於筆者未見原書，不能判定其內容完全等同此書之定論。不過，這倒是把《萬曲合選》的成書年代往前推了一步，即清初期。關於《新鐫樂府時曲萬家錦》，另據《福建省戲曲志》載，稱為明無名氏選，今存明萬曆間莆陽鄭氏圭璧齋刻本；並介紹該書收《琴綾記》、《百花記》、《拜月記》、《王十朋》等折戲30齣。從其列舉的輯選劇碼來看，均為福建當地盛行的南戲選本，《萬曲合選》中無一相符，當非此書。

關於清初期成書說是否成立，還可以從刊刻字體上得到考證。《千家》與《萬家》均為典型的清代方體字，橫細豎粗，形構端方。而《萬曲合選》為明末以來流行的軟體字寫刻，楷形柔媚，形構溫軟。所謂清初與明末的時間間隔，其實只有短短二三十年間，這麼短的時間區隔，對古籍成書年代的研判往往歸於模糊；然而通過對《萬曲合選》輯選內容的研判，清初成書說可以進一步推測為明末清初成書說，似更為妥洽。

《萬曲合選》輯選首齣戲文為“英臺自歎”。此齣為青陽腔增出戲文，尚見於晚明刊本《時調青崑》。又輯有青陽腔《葵花記·日紅托夢》。此齣戲文尚見於明刊本《徽池雅調》及《時調青崑》。又輯有《學書記·清風亭遇子》。“清風亭遇子”雖於清乾隆之後以“認子”、“尋子”之名，以花部亂彈腔廣為傳演，但《學書記》之總名頗罕見，至今未見有全本傳世。描寫同一題材的傳奇，還有明魯懷德《藏珠記》、李宗泰《清風亭》，已佚。明秦鳴雷作有《合釵記》傳奇（已佚），一名《清風亭》，曾在弋陽腔中盛演。這些全本皆佚的明代傳奇原作，在明代皆以弋陽腔搬演，明代戲曲選集《詞林一枝》、《八能奏錦》、《堯天樂》中均收有零折。此外，《萬曲合選》還輯有明確標注有“滾調”演唱的《綵樓記》“宮花報喜”一齣內容，在每一句唱詞起首處均標注“滾”字，是明代萬曆之後“滾調”唱法開始流行的又一實證。以上種種輯選之內容，在明亡清興之後，要麼從流行的各類輯選本中消失，要麼改頭換面、改腔換調，衍作他用。譬如“英臺自歎”，後來發展為黃梅戲單齣；《葵花記》後來發展為黃梅戲《葵花井》；《學書記》後來演變為京劇《天雷報》，其中的單齣“清風亭認子”尚可窺

風貌；《望雲記》則只在《綴白裘續集》中選錄為皮黃零齣“遇妖”。

綜上觀之，從《萬曲合選》所輯內容來看，其成書時間應為明末清初，已然確證。關於目錄頁分雙欄，上欄鐫刻版畫的作法，應該可以追溯到元刊本《全相平話五種》前後。而這種作法，明清皆有承襲，尤以晚明及清初盛行。這又為其成書年代增一旁證（由於目錄頁版框高與正文頁不一致，且目錄頁題名與正文頁題名也不一致，不排除兩者刊刻年代不同或後世增刻目錄頁之可能）。

三、“英臺自歎”考

《萬曲合選》輯選的第一齣戲文為“英臺自歎”。戲文本事源自民間盛傳的“梁祝”故事，戲文原本乃《同窗記》。《同窗記》傳奇，又名《雙蝴蝶》，明代傳奇作品，作者不詳。演梁山伯、祝英臺愛情故事，未見傳本。然“梁祝”故事早在宋元時已被搬上戲曲舞臺，流傳廣泛，婦孺盡知。現存《同窗記》的散齣分別輯選於胡文煥《群音類選》，收有兩齣曲文，一為《山伯送別》，一為《賽槐陰分別》；《秋夜月》收有《河梁分袂》、《山伯賽槐陰分別》，《英伯相別回家》；《纏頭百練》收有《訪友》；《徽池雅調》中有《英伯相約回家》、《山伯賽槐蔭分別》；《堯天樂》有《河梁分袂》；《摘錦奇音》有《山伯千里期約》；《時調青崑》有《山伯訪友》和《英臺自歎》。此劇在高腔、梆子等地方小戲中傳演甚盛，以越劇影響最大。

可以從這些以青陽腔劇種為主流輯選標準的晚明戲曲選本中看到，《同窗記》在青陽腔劇種中的盛演，使古本南戲《祝英臺記》在浙皖一帶脫胎換骨，重獲新生。從明代嘉靖年間的選本《風月錦囊》輯選《祝英臺記》之古本南戲到以上萬曆前後的各類選本輯選《同窗記》之青陽腔戲文，數十年間，“梁祝”故事風行大江南北，流衍多姿。而《萬曲合選》與《時調青崑》同輯“英臺自歎”，則更與後來勃興的黃梅戲頗有淵源。

據考，黃梅戲的小戲《英臺自歎》很可能就源於青陽腔《英臺自歎》，只是歌唱方法上有別：青陽腔《英臺自歎》是以一支〔泣顏回〕曲牌，大量運用“曲中加滾”進行倒敘，從涼亭結拜，經攻書，分別到山伯來訪結束，以表達英臺對山伯的思念。而黃梅戲《英臺自歎》則是採用“十二月”的形式，懷念她和山伯的相戀經過。作為黃梅戲小戲《英臺自歎》的祖本，出自《同窗記》的“英臺自歎”散齣，僅僅留存於《萬曲合選》與《時調青崑》之中，比之別的以“梁山伯”為戲劇主角、以“生”為主唱的散齣而言，尚顯稀見。

可見，青陽腔的《英臺自歎》可能是個增齣，且在其他劇種紛紛以“梁山伯”“生”角為主唱的時期裏尚未流行，時間相對較晚。《時調青崑》全名《新選南北樂府時調青崑》，黃儒卿彙選，書林四梓館繡梓。內收《紅梅記》、《斷髮記》、《綠袍記》、《長生記》、《桃花記》等11本中的13齣，青陽腔“英臺自歎”躋身其中，說明其已然流行。而《萬曲合選》將其輯為全書的首齣戲文，更見其時青陽腔的“英臺自歎”已頗盛行。這或為此書成於明末清初又提供了一例旁證。

四、“清風亭遇子”考

明嘉靖刊本《風月錦囊》總目中曾載有卷四“薛榮清風亭記”條，惜卷四缺佚，此記無存。“薛榮”或為著者之名，而此名不見於各類曲籍。現存最早的關於《清風亭》著者的記載為，明呂天成《曲品》卷下，“新傳奇品”，著錄有秦華峰作《清風亭》傳奇一本。《曲品》之謂“新傳奇”，概指明代隆慶、萬曆以來的傳奇作品。

秦華峰（1518—1593）名鳴雷，字子豫，號華峰，浙江臨海人。秦氏於萬曆年間乞休家居，其間著《清風亭》傳奇，又名《合釵記》。祁彪佳《遠山堂曲品·能品》亦曾著錄，並評價說“弋優盛演之”，可見《清風亭》還是萬曆年間弋陽腔盛演的劇碼。由於嘉靖刊本《風月錦囊》中“薛榮清風亭記”的出現，說明在秦華峰之前，尚有更早的同題材劇作。而這個署名“薛榮”的早期劇本著者，可能是一位逸出以崑腔為主流的曲學家們視野的無名小卒，而之所以“逸出”可能正是因為其所作劇本乃古本南戲，非崑腔傳奇。



圖1 《萬曲合選》上卷目錄頁尾



圖2 《萬曲合選》下卷目錄頁首

事實上，無論是秦華峰的弋陽腔劇本《清風亭》傳奇，還是薛榮的古本南戲《清風亭記》，最終都沒有流傳下來。現在能看到的只有根據《清風亭》傳奇主體內容改編而成的京劇《天雷報》。其中的單齣“清風亭認子”、“清風亭趕子”等尚能一窺風貌。對《萬曲合選》所輯“清風亭遇子”單齣，冠署《學書記》之總名，尚未見於明清兩代任何戲曲選本、全本、曲評著述著錄。無論是出自秦華峰《清風亭》傳奇或其改編本，還是出自薛榮《清風亭記》或其改編本，亦或別出一部劇作，皆是難得之文獻，其文獻價值難以估量。



圖3 《萬曲合選》下卷目錄頁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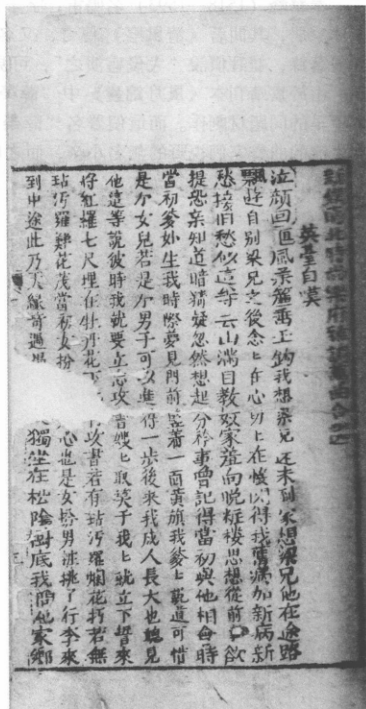


圖4 《萬曲合選》輯選“英臺自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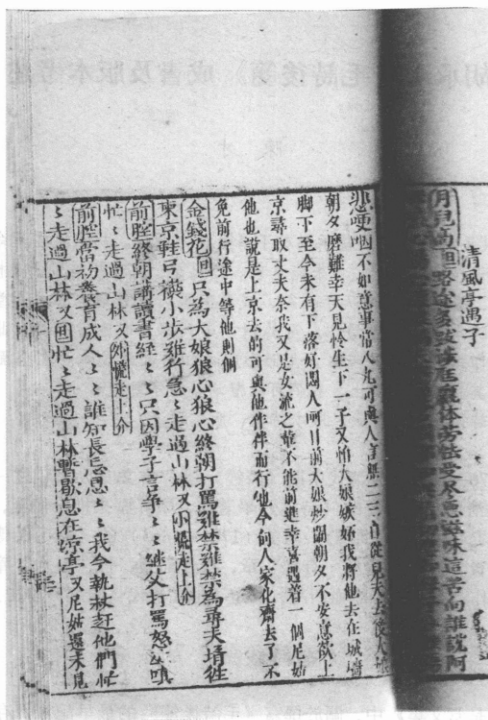


圖5 《萬曲合選》輯選《學書記·清風亭遇子》

(作者單位：同濟大學出版社特約作家)